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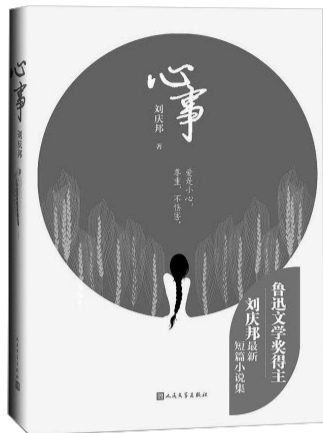
## 车信儿

刘庆邦



刘庆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红煤》《遍地月光》《黑白男女》等九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姐放羊》《遍地白花》《黄花绣》等七十多部,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意大利、西班牙、越南等国文字。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奖项。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五十三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选自刘庆邦最新短篇小说集《心事》。在这些小说里,刘庆邦用精炼的笔法,展现了质朴天然的人情世道与至纯至美的人间真情。故事里有痴痴守望未婚夫的农村少女,有深爱妻子的矿工,有在困境中惺惺相惜的恋人……通过对“爱情”这一永恒主题的表述,呼唤人性的澄澈纯净。本篇讲述了车信儿赵焕民与窑嫂宋春英之间的爱情故事。这对青年男女同病相怜,在艰难生存的境遇中,由惺惺相惜而渐生情愫。



## 1

青骡儿吃饱了,在眯着眼晒太阳。天很蓝,太阳很好,阳光照在人身上穿透力很强。每天这个时候,宋春英该去打麻将了。窑场大门口右侧有一个饭店,去那里吃饭的人不多,去打麻将的倒不少,饭桌变成了麻将桌。每天,打麻将的至少开两桌,有时开三桌。有上手打的,也有围观的,每个麻将摊周围都站了不少人。周围的人不光是看,还押钱。见哪个人手气好,就往人家面前押钱。人家若是赢了,押钱的人就跟着沾光,押下的钱就可以翻番。如果人家输了,押的钱就被别的赢家收走了。他们把麻将桌面上磕得很响,嘴里还胡乱骂着,饭店里甚是热闹。打麻将的有男有女,其中不少人是宋春英的老乡,从口音上,让宋春英觉得亲切。从一定意义上讲,宋春英是冲着乡音去的。可今天还去不去打麻将呢?宋春英有些犹豫。要是她去打了麻将,那些参与打麻将的车信儿到窑下又会乱说,赵焕民又会知道。她倒不是非要听从赵焕民的劝说,一个她雇佣的车信儿,与她非亲非故,她听不听两可。可是她得承认,赵焕民的话确实有道理。她丈夫活着时,丈夫打麻将有些上瘾。那会儿,是她劝丈夫别打了,丈夫就是不听。为此,她和丈夫骂也骂过,打也打过,为了惩罚丈夫还不让丈夫上她的身,丈夫到底还是改不掉。现在的事情是,她成了成天打麻将的人,别人劝她不要再打,这算怎么回事呢?她对自己说,算了,不去打了。她在屋里转转,心神还是有些不安。丈夫死了,儿子去县城上学不在家,她在家里待着干什么呢?窑上没有学校,附近农村也没有学校,宋春英听了别人的介绍,只好把儿子送到县城的私立小学去上学。私立学校收费高,一个学期一千多块。为了儿子将来的前程,宋春英认了。窑上离学校几十里,儿子一上学就得住校,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晚上睡觉时还要妈妈搂着,拉个屎还要妈妈帮他擦屁股,现在却要一个人住校,吃喝拉撒睡,都是自个儿管自个儿,真是让人心疼。还有,校方每月向每个孩子收取的伙食费是一百三十元,而孩子能吃到一百元的东西就算不错。粮价菜价都那么高,孩子能吃到什么呢!她问过儿子,每天能不能吃饱。儿子说能吃饱。她问儿子几天拉一次屎。儿子说不知道。连几天拉一次屎都不知道,可见儿子是吃不饱。宋春英没办法,不能因为儿子吃不饱就不让儿子去上学。有人唱山歌,喉咙沙哑着,但调子很苍凉,唱得很好听。那人唱的是:黄连开花儿一肚肚苦,骡儿家的苦水跟谁吐;煤窑窑开花儿黑加黑,下辈子拴我脑袋也不来……宋春英赶紧从屋里出来,想听那人多唱会儿。那人唱着出了窑的大门口,就不唱了。她站在门口愣了好一会儿,不知

道赵焕民会不会唱这样的山歌。赵焕民既然会拆字,会解字,大概也会唱山歌吧。这天宋春英把自己管住了,到底没有去打麻将。她从床席下面翻出那只没有绣完的鞋垫,坐在门口一针一线绣起来。鞋垫是两只,丈夫活着时,她已经绣完了一只。鞋垫上的花样子是她从老家带来的,上面除了有喜鹊梅花,左右还各有一个字,一个是“恩”字,一个是“爱”字。这样的鞋垫当然是为丈夫绣的,左脚鞋垫的“恩”字刚绣完,丈夫就出事了,右脚鞋垫的“爱”字就没有接着绣。她想还是绣完吧,就算丈夫不能再用,权当寄托对丈夫的一份思念,权当打发时间吧。

## 2

赵焕民再去宋春英家牵青骡儿,宋春英抓空子就问赵焕民,会不会唱山歌。

赵焕民问她什么山歌。

宋春英说,那个,就是那个,挺好听的,一听就让人想哭的那个。

赵焕民让她唱一句试试。

宋春英想了想,说她唱不了,只把听来的两句歌词念了一遍。

赵焕民笑了一下,样子像是有些不好意思,问,你听着这歌词好吗?

当然好了,这样的歌词把骡儿和窑哥们儿的心里话都唱出来了。

这都是我瞎编的。

宋春英大为惊奇,像不认识赵焕民一样瞪大眼睛问,真的,真是你编的?

编不好,瞎编。他随口又念了两句:天轮轮开花儿吱呀呀响,谁家的孩子不想娘;荞麦子开花儿愁连愁,哥哥你一去为啥不回个头。

宋春英眼圈红了一下,却笑着说,既然会编歌词,一定会唱了?

我不会唱,真的不会唱,我嗓子不行。我把歌词告诉别人,都是别人唱。

## 3

宋春英真正开始对赵焕民另眼相看,是她送儿子郎郎去上学的那天下午。郎郎一月回家一次,回家休息四天,接着再去一个月。郎郎去上学时,有一辆白色的小面包车到窑上来接郎郎。面包车当然不是接郎郎一个,这个窑上有五个孩子在县城上学,都是搭这个车。来这个窑之前,面包车已去了两个窑,车里已塞进十一个孩子。宋春英本来说好跟郎郎一块儿去,去给郎郎交这个月的伙食费。一看车上实在挤不下了,宋春英就跟郎郎说她不去了,让郎郎跟老师说一下,她过两天再去。她把郎郎一个人十块钱的车费付给了开车的师傅。郎郎一听说妈妈不去了,眼里即时涌满了眼泪。郎郎没有哭出声,眼泪也没有流出来,就那么眼皮里包着。这真是一个本事,眼泪包得那么满,两眼都明汪汪的,却一滴都不掉下来。这时赵焕民从车旁路过,便把头探进车窗,往车里看了看。他看见了郎郎,也看见了郎郎眼里的两包眼泪。他每天到郎郎家牵骡儿,有时会看见郎郎,知道郎郎是一个心事很重的孩子。他想跟郎郎说句话,问一问,郎郎,郎郎你怎么了?话没问出口,他的眼睛也湿了。他的两个湿眼窝子被宋春英无意中看到了。他只顾看郎郎了,没有注意宋春英,宋春英却注意到他了。宋春英想起了赵焕民编的一句歌词,天轮轮开花儿吱呀呀响,谁家的孩子不想娘,这个孩子谁能说不包括郎郎呢!她心里一热,算是知道她的车信儿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心事》刘庆邦/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8月版

## 新书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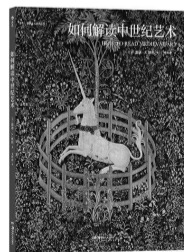
《回忆加缪》  
[法]巴蒂斯特·马莱/著  
丁濛/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年9月版

这是一本回忆加缪的随笔。上世纪四十年代,写了《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话》等作品的加缪成为法国青年的精神导师。作者也是追随者之一。他与加缪偶然相识,随后在文学创作和戏剧实践方面产生了诸多交集。本书以个人化的笔触呈现了另一种加缪形象。作者用近乎白描的手法记录了加缪对良知、孤独、罪恶、暴力、真理等问题的思考。



《小侦探阿加莎》  
[意大利]史蒂夫·史蒂文森/著  
黄鑫、赵向扬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年10月版

“小侦探阿加莎”系列是意大利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史蒂文森的代表作,第一辑十本,讲述了年仅十二岁的阿加莎和哥哥拉里在环游世界的旅行中经历的种种冒险,有奇闻怪谈,有未解之谜,还有一桩桩扑朔迷离的案件……书中,作者凭借其深厚的儿童心理学背景,通过精湛的写作技巧与缜密的逻辑推理,将环游世界和侦破案件结合在一起。



《如何解读中世纪艺术》  
温迪·A·斯坦/著  
文玲霞/译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20年11月版

本书介绍了欧洲中世纪艺术中常见的主题和故事,它们大部分都取材于《圣经》和其他宗教文献。书中选取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38件著名藏品,涵盖多联祭坛画、彩色玻璃、雕塑、挂毯以及彩饰手抄本等各种类型的中世纪艺术品。作者详细讲解了每件作品的风格特点及其背后的象征意义,揭示了中世纪艺术在视觉和观念上的丰富性。